



励杰明在挑土。

镇海祖孙三代 守墓人的性格“变迁” 老一辈沉默寡言 新一代热情开朗

穿着一身藏蓝色工作服，一脸和气的励杰明更像是一名热情的公交车驾驶员。只有熟识的人才知道，励杰明在墓园工作。

励杰明家住镇海，是励家第三代守墓人。从他的爷爷，到他的父亲，再到他，三代人都将青春年华献给了这份特别的事业。



励杰明在清除墓园里的落叶。



励杰明在清扫墓园的道路。

第一代： 吃一碗别人不屑的守墓饭

励杰明的爷爷叫励小苗，已于1981年过世，如今，家里还保存着老人的“退休证”，上面的黑白照是老人留存下来的唯一照片，这是一个温和的守墓人形象。

励小苗的老搭档、79岁的陈招桃回忆了老一辈守墓人的工作状态。

陈招桃说，守墓工作十分辛苦，他们要根据山地走势，在向阳坡面上开穴。不能乱开，也不能无序地开，要根据大致的需要，提前计算好地方和时间，按部就班进行。

守墓人有一个特别苦的大活儿——抬石板。无论修坟、刻石碑、做盖板，都要用上厚石板。守墓人两人一组，在几乎无路可走的山坡上，走两步滑一步，小心翼翼抬着重达一两百公斤的石块爬上去。不少人年轻时都压伤了肩膀，上了年纪，伤处总是隐隐作痛。

守墓人最“嫌弃”的事是接“热气货”（行内对于尸体的隐称）。当年，有很多人背井离乡去上海等地谋生，客死异乡后，家属希望归葬故里。于是，家属事先联系好守墓人，通过货船把尸体运到宁波轮船码头。

守墓人摇着小船到码头接“货”，再走水路把尸体带回墓园安葬。“最怕天热的时候干这活。”陈招桃说，路上要走好几天，尸体异味重，守墓人时常沾染这种气味，怎么洗都散不掉，老道的人一闻就知道他们的职业。因此，但凡有些能耐的人，都不愿做守墓人，很多守墓人都讨不到老婆。

第二代： 接父亲的班，沉默寡言的守墓生涯

励杰明的父亲叫励先高。1978年，励先高接过父亲的班，成为一名守墓人。此后40年，励先高在各个墓园间打转，在大同四墓园、五墓园、六墓园和烈士陵园都待过。

到了励先高这一代，守墓人不用再背“热气货”，身上也不再有什么特别的味道。

励先高不善言辞，几乎惜字如金。励杰明解释，这是长年累月在墓园干活养成的习惯。墓园里活很多，守墓人大多时候都是在埋头干活，相互之间养成了一种默契的动手习惯，你干活，我搭把手，一切都在不言中。

励先高回忆，那时候，他们每天早晨6点半就开始了一天的劳作。励先高的一双手伤痕遍布，因为他们干的全是挑土、背砖、运石、上墓碑、扛大石板这些力气活。最重的一次，他和同事咬牙搬运一块300公斤的大盖板，几乎累瘫，很多守墓人都落下了伤病。

第三代： 新风貌新动力，热情开朗的新一代

作为新一代守墓人，励杰明和祖辈、父辈的性格完全不同。他热情、开朗、善谈，总是笑眯眯的。2014年，31岁的他调到神钟山墓园，2015年到大同六墓园，一直守到现在。

对于守墓，励杰明有着自己的理解：这是一份寂寞、辛苦而又单调的工作。

“清明节马上到了。”励杰明说，镇海当地有一种风俗，第一年下葬的死者，家属要在正清明当天到墓园祭扫。为了避开拥堵，有些家属入夜后便等在停车场，一看过了午夜12点，就赶紧进入墓园。

励杰明回忆起第一次在墓园值夜的情景。虽然老守墓人事先已告诉他值夜的注意事项，但真轮到他值夜了，心里多多少少有点害怕。特别是刚过午夜，一片漆黑，那些掐着时间赶来的家属，一路上打着幽暗的灯光，一闪一闪的，远远看去有些瘆人。等人走近了，一看，励杰明这才把心放到肚子里。后来见多了，慢慢也就习惯了。

早些年，外人来到墓园，感觉压根看不到人，以为在墓园里工作很清闲，其实，励杰明要干的活有很多：山里施工、防火、搅拌水泥、挑施工材料、绿化、进穴、维修墓碑、更换石碑等。励杰明这一代的新守墓人（行业内叫工勤人员），从干的活来看，既像是建房子的建筑工人，又像是照顾山林的森林园丁。

通讯员 陈饰 沈霞 记者 马涛/文 王姿添/摄